

新风流歌

天上的云啊，夜晚的星，
清清凉凉井中的水！

爱一样深啊，情一样真，
一心一意带头的人！

井多深啊，水多清？
水绕乡村浸透心……

是井水啊，是泪水？
远山近岭也沉沉……

甘甜的水啊入胸怀，
激动的心啊谢尧恩。

八千里路啊云和月
披风戴尘难安寝。

夜夜听得清啊叹息声，
日日看得见啊好百姓。

是梦境啊，是民情？
此心此身都在百姓中！

是内疚啊，是自责？
日思夜想起潮涌！

长长的河啊，清清的水，
水迎笑脸入云中！

远方的帆啊，微微的风，
风过回忆千万重！

痛中痛——河水污染生命危，
疼中疼——父老乡亲盼星星……

一路付庄孙庄北陈庄，
一身雨水水泥水解困情。

——王大妈卧床房漏雨，
书记前来细问清。

——石大伯拐杖哭不停，
孙女已患败血症。

——赵大妈一家眉不展，
高血压夺走了血和汗。

——全家十三口九人病，
刘老汉拎着口袋去买药。

——一岁男婴恶疾逝，
母亲悲声自怨命。

百姓的愁容谁来洗，
书记心里问自己……

啊，甘甜的水来甘甜的情，
书记的身影忙不停！

啊，挖井的人来清澈的爱，
此情此爱书记的心……

北方少雨人有情，
乡亲们的笑容似明镜。

田地里绿海又澎湃，
咱的好书记白发生！

飞鸟绕井也徘徊，
阵阵风儿更痴情。

扶贫干部啊脚足劲，
招呼地下水到天上来。

人间地下齐精神，
新世纪的凯歌啊灌溉。

百米长的井钻穿石头，
扶贫干部手上血在流。

信念的目光织锦绣，
背家离子不回头。

甘甜的水啊甜甜的笑，
春夏秋冬好收成。

甘甜的心啊甘甜的人，
风霜雨雪来扶贫。

水满杯啊，情满怀，
看不够田野乡村这一景！

血汗流啊永不悔，
饮不尽扶贫路上春水浓……

本版编辑：胡益
组版：王革惠
校对：陈杨

开栏语

阿克苏的美，美在“皮”。蔚蓝的天，洁白的云，冬季的冰雪，春季的碧绿，夏季的缤纷，秋季的硕果，一年四季分明，景物美食香……阿克苏的美，美在“骨”。多浪河、湿地、峡谷、草原、沙漠尽展魅力，文化遗址、石窟、博物馆、纪念馆余韵悠长，龟兹文化、多浪文化底蕴深厚……

“阿克苏，一座文化富矿。”近年来，来过阿克苏采风交流的文化名家频频这样称赞。他们走过城市街道，走进乡间地头，漫步河畔湿地，行走草原大漠，流连景区景点……留下一幅幅书法画作，写就一篇篇美文佳作，为大美阿克苏“代言”。

即日起，本报开设“名家看阿克苏”栏目，陆续推出一批名家作品，以飨读者。

本期推荐作者

田万里

1963年4月出生，河南鹤壁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家》《诗刊》《长江文艺》《北京文学》《十月》等数十家报刊，多次获奖并入选多本作品集。散文《华山印象》《等你归来》《你走不出这片枫林》《秀发上的女人》于2012年10月分别入选新版《中国散文大系》旅游卷、抒情卷、军旅卷、女性卷，并分别荣获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

一处都有自己的亮点和特色。这就是天山有别于其他山脉的地方，看似一样的世界，一旦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包括每一朵花，每一块石头。这里是万物重生的世界，是万物尽情绽放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命，一旦来到这里，就会得到永生。

鸟儿们也一样，尽管它们可以飞翔到更远的地方，但它们在这里的感受却与众不同。就像它们的鸣叫声，在这里是强大的。又似草叶上滚动的露珠，其晶莹的内涵与生命，就是大地庄严的宣言和宣告。

这里的世界与外界可不一样，尽管外界的严寒已经过去，夏天热闹非凡，但到了峡谷，汗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收缩成寒冷的因子，俨然一派冬天的面孔。山坡上，峡谷里不时传来鸟鸣声，就像看不见的冰块，迎面而来，让人不寒而栗。

鸟鸣声不时地在云雾里上下翻滚着。它们从哪儿飞来？又要往哪儿飞去？我不清楚它们的飞行方向。那么远的飞行，不知疲惫的劳累之后，有的只是在这里稍作停留，便开始飞行。鸟儿们活泼的身影，像草儿在风中摇曳，像泉水叮叮咚咚的声音，悦耳动听。从这些迹象上来看，天山上的冰雪融化之后，点点滴滴，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在一起，一路上声势浩大，奔涌而去。

它们的奔腾从山上冲下来的那一瞬间，似乎就是天山积淀已久的语言，倾诉得惊天动地，诉说得从容不迫。所有的这些，都是冲破大地抑制它们的行为所致。窒息它们，限制它们，天山在大地的劝说下，深埋着从春天到夏季的一片冲动。它们的等待迫切在泥土之下，久久不肯散去。

冰雪融化，可能只是未来的某个时间。然后，这些景色，就会降伏在夏季的绽放里。顷刻间，或许一株草、一片叶，或许一朵花，或许这里的一切，都会闪现出坚强、坚定的色彩。一朵又一朵鲜艳的冲击，凸显出泥土之下的巨大潜力。相信每一天，天山的寒冷都是持续不断的。

温宿塔格拉克村



雨中塔村。(资料图)

半山客村每天都能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他们畅游在这里的每一滴露水里，在此栖息，在此浮想联翩。在无任何大型活动的效应下，塔村依然游客不断，充分说明人们渴望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态。

塔村的文化创意，可以说汇聚了方方面面。“响水河”奔腾之中，玻璃水滑道会让人绽开翅膀，让想象翱翔于蓝天；悬索桥左右摇摆，让我心惊胆颤，似乎步步惊心，魂飞天外；入住星辰客栈，环顾四周，仿佛漂浮于白云之上……

对着塔村喊泉呐喊，回答我的是托木尔峰凝固的波浪，涛声阵阵；星光下，天山向上的高度，真的能让我摘下山顶的那一束花吗？那是睡梦里我的渴望……它们摇曳在河流里，泉水里和岩壁上……跌宕起伏的鸟鸣声，茂盛的草地以及其他，这些都凸显出了塔村的魅力。

心情涌动着思想的泉水。清澈里，使人不免联

凝固的浪潮起起伏伏，缓缓奔腾着昨天与今天。冰雪下的一朵花儿，突然闪现在我的眼里，它不断地摇曳着馨香。于是，我终于明白了，它是在告诉我，它出生在这里，它已经习惯了。天山脚下的寒冷，就是它习以为常的生活。

鸟鸣声不断从空中传来。也有一些，像雪花一样飘落在地，似乎粘在了我身上。空空荡荡的峡谷里，凌乱不堪的寂静充斥着各个角落。眼前是天山不同的景致，但都在冰雪之下覆盖着，偶尔飘来花香，深深地呼吸一下，就会消失。山坡上的草从里，有几只鸟儿在觅食，它们清脆的叫声转眼就变幻成了露珠。阳光下，这些露珠晶莹剔透地闪烁着。

这时，一只鸟儿抬起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似乎在端详着我，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就在那一瞬间，重新塑造出了一个新的生命。昔日里，那些破碎不堪的记忆，此时已融入峡谷。

疲倦似乎不见踪影，温暖已归隐山外，耳里充满了色彩。生命在这里仿佛又得到重新修整，就像明快的鸟鸣声。天山上的冰雪，一路从后面追赶着我，但我总感觉，那是鸟鸣的追逐，轻柔而欢快。

站在路边，从山上俯瞰山下，只见满山遍野都是景致，在浓雾之下时隐时现。空荡荡的峡谷里，寒气袭人，单薄的衣服已耐不住寒冷，我只好披上一件外套。

峡谷里的寒冷分子，一个个都张开怀抱，似乎想吞噬我。我却在它们寒冷的色彩和馨香里，尽情地享受着。眼前除了这些美好的景致，我显然已经忘记了其他存在。似乎夏天还很遥远，就像远去的记忆，一切都模模糊糊，好像什么都不存在。

阳光下，天山上的冰雪五颜六色，就像冰川的光芒摇曳在远方，照耀进我的心里。

天山的景致，一路上攫住了我的脚步。盘山而上的独库公路似乎越来越高。已经步入山巅的我，犹如行走在云层之上，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云雾之中，似乎什么也看不到，但鸟鸣声却指引着我，向着鲜花走去，向着天山的源泉深入。这一切看似不经意的举止，其实都是大自然的引领。

远方的马群慢慢腾腾地在山坡上啃食草儿。这些马的品种不同，它们身上各种各样的色彩都不一样。有的周身上下都是银色的斑点，有的呈枣红色，色彩炽烈，就像一团红红的火，不知劳累地在草地上奔腾。一会儿它又停下来，仰起脖子，朝着天山大叫。马的嘶鸣声长时间奔跑在峡谷里，甚至要跃上天山之巅，腾飞的身影，瞬间划破了云层。

羊群则在草地上叫声一片。寂静的峡谷自从有了这些声音存在，似乎变得热闹起来。鸟儿们欢快地觅食着宁静，三两声清脆，更添几分神秘的色彩。在天山脚下的山坡上和峡谷里，时时都能听到鸟儿们的鸣叫声。鸟鸣声声，是在欢迎我的到来吗？于是，我的心情愉悦起来，在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在静静的感觉里，认识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

在天山脚下，大龙池和小龙池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们的歌唱。奔腾不止的水流，像鸟儿一样展开了翅膀。我全身心地聆听着它的脚步，凝视着它的身影，仿佛我也是它们其中的一滴。尽管我不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但它现在却是人类的向往。一年四季，从来没有见过它的脚步停歇，但它没有怨言。它永远追随着自然的生态，奔腾向前。天山上的冰雪融化之后，不是这两个龙池就能够拥有的。能够挽留住它们的，是一路上的花草植物，是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在这里，一切都是崭新的，包括生命本身的脱胎换骨。鸟儿们歌唱的内容是天山脚下的独库公路，曲曲弯弯，像天山的呼吸，那么热烈。

其实，天山脚下的歌声，就是这条景色异常壮美的独库公路。行驶途中，听得见它的絮语，就像树叶相互摩擦的声音；看得见它的娇容，就在鲜花盛开的地方。变化就在不变之中。从山下一直行驶到天山之巅，我的大脑里出现了许多生命的变迁，从古至今，时时都会有新的轮回。

春夏秋冬里的景色也是一样，生生死死，交替不断，都是大自然控制下的变化和抗争。可令人困惑的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像在黑板上随便划出的一道弧线，偏偏有人固守着非生存状态，就是放不下。这始终是一种混沌的状态，而非与大自然共存亡的理性选择。

鸟儿们活泼的身影，依然闪现峡谷里。空中清脆的鸣叫声不时传来，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天山脚下的空旷和寂静。我似乎沉醉于此。大自然往往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在季节的交替之中，就像人类的生活或生存方式，在无声无息之中发生着改变。比如我眼前所看到的这棵植物吧，鲜花在绽开的同时，它的青春也得到了强有力的释放。在它的视野里，世界就像它的花季一样，让它充满了渴求的欲望。尽管这个世界，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但它的翅膀，高高地举起了天山的壮阔和巍峨。

在天山脚下，似乎我的生命具有了一定的高度，或者说已经进入生命的另一种开始。站在天山脚下，生命的泉源里，激情依然在扩散，感觉依然在涌动。在我身后，可能还有一些未知的脚步，在探索着这里的一切神奇。岂不知，人类的生命，只有融入了这样的环境里，才会有所触动，有所迸发。那些触动我灵魂深处的，已经驾驭着我，在这里吹来吹去。

看来我在它们眼里，似乎就是恍惚不定的风儿，清新之中，可能还有些特别。从托木尔峰之巅，到天山脚下；从缤纷多彩的山坡上，到蓝天白云奔腾的水流里；从花朵的馨香，到草叶的露珠里；从草原鹰的翅膀，到动物的敏锐感知里；从鸟鸣的清脆，到岩石下的寂静里……就像天山自古以来的沉默，理性地选择了迁徙的鸟儿，选择了我。

想象，有的浪花拍手鼓掌，有的浪花下河畅游；有的浪花逆流而上，有的浪花袅袅升起；有的浪花驾云出游，有的浪花想入非非；有的浪花坐在河沿上赏景，有的浪花沉醉在花香里；有的浪花放飞了自己，来到草原上散心；有的浪花追逐着天山的节奏，跳起奔放的维吾尔族舞蹈；有的浪花挽着情人的纤手，悄悄躲藏在石块下面；有的浪花陶醉在鸟鸣里，学着鸟儿在峡谷里或草原上飞来飞去；有的浪花顺流而下，要去远方旅游……

塔村有时像散落在峡谷里的种子，点缀出一棵棵风姿卓越的主题；有时像飞翔在蓝天上的鸟儿，鸟鸣声声，声声都是人耳的……

草叶上的叶脉，就像弯弯曲曲的山道，渐渐驶入幽谷或境界之中。从这些景色的一举一动来审视，它们把我当成了这里的一棵小草，或一片草叶；或草叶上的一滴露珠，或露珠里的一只蝴蝶儿……

塔村远离城市的繁华与喧闹，但它依偎着这里的一切，并未感到有多么寂寥和孤独。实际上，它早已融入这里的山山水水之中。

塔村虽说面积不大，但它的生态和自然价值却很高。别的地方没有的景色，在这里随处可见，新奇之处，重重叠压，山水相挽，地形既复杂又开阔。故而，这里成了花草植物趋于极致的理由。

塔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气候适宜，风景迷人，是夏季避暑的好去处。不大的一片清静之地，有山、有水、有草原、有冰川、有鸟鸣、有歌声，这里是放飞心灵的天然氧吧。只要来到这里，就会有融入或回归的感觉，会有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

塔村，是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山脚下的一隅胜景，有独特的魅力和作用，其主要原因就是：塔村的生态和自然，已经深深地植入人们的心态和期待。